

第十六章

虎可馴兮龍可攀，石能渡海舟登山；塵途咫尺不可過，世人惟有行路難！北風白日天地闊，荊棘忽生頃刻間；蓬萊弱水千萬丈，人情變幻為波瀾。聽我歌，行路難；壯士徘徊何所往？拔劍斫地一身寬。——洪棄生¹〈行路難〉



十七世紀世界地圖，其時歐洲人已知道地球是圓的，也知道各大洲、大洋的相對位置，國人只有極少數人對此略有所知。

回到禾寮港，已近黃昏。萬大明仍然匿居在昨晚的那間蔗寮中，郭懷一為他準備了一頂蚊帳，讓他能好好睡上一覺。

太陽下山後，蛙鼓蟲鳴喧天價響，螢火蟲四處流瀉，熱帶的仲夏夜，顯得熱鬧非凡。就在這間蔗寮中，昨晚他曾期待著安娜姑娘，後來出現的竟是他的五哥，接下去，他像做了一場惡夢，直到這時，仍然覺得如在夢魘中。

他躺在乾草上，回味著今天（七月二十四日，陽曆八月三十一日）所發生的事。要不是病尉遲反應機敏、蕭師和適時搭救，他們大概已被押回內地。儘管鐵燕子的一艘船橫在台江口上，可是萬五絕非王師爺的敵手，鐵燕子的燕子鏢對王師爺這等大內高手也發揮不了什麼作用。

退一步想，即使鐵燕子和萬五能夠擋住王師爺的船回航，也阻止不了他航向

¹ 洪棄生，台灣鹿港人。原字月樵，割讓後，以身居棄地，改字棄生，從此潛心詩文，以遺民終其生。著有《寄鶴齋詩集》等多種。

赤崁，把他們交給荷蘭人。王師爺攜有浙閩總督的書信，只要坐實他們是國姓爺的人，就只有死路一條。

當然了，憑著他們的武功，或許能夠逃脫，可是郭家龐大的家產將被充公，郭懷一醞釀已久的大計劃也將化爲烏有！想到這裡，不禁打個寒顫，深感自己感情用事，拖累了大家，要是當初接受萬五的建議，不去見他四哥，今天的事就不會發生了。

昨晚萬五要他跟著鐵燕子的船回去，他堅持見四哥，要他給個說法；他還要見安娜姑娘，對她有所交代。他已見過萬四，結局竟如此不堪！接下去要見的安娜姑娘，她會跟隨自己回去嗎？萬門兄弟即將投靠國姓爺，將編爲左先鋒鎮統領施琅手下的一個營，戎馬倥傯的生活她能適應嗎？他又想到自己的母親，一旦投效義軍，慈母就會受到株連，到時必須帶在身邊。想到這裡，他對萬四投敵的說法雖不認同，但已大致可以理解。

他又想到，這三個多月以來，林道乾的藏金沒挖成不說，還差點拖累了郭懷一和病尉遲，如今藏金的事已確定挖不成了，他將成爲通緝要犯，他必須趁著滿清派駐赤崁的細作還沒密報荷蘭人之前，把該辦的事辦完，然後悄然離開台灣。

其實，他的事只剩一樁，就是設法找到安娜，把他來台的目的，以及今後的行止原原本本地告訴伊人。他倒希望安娜不願跟他回去，這樣他不致負人，安娜也不致跟他受苦。居無定所、朝不保夕的軍旅生活，豈是一個異邦女子所能承受！可是他深知，安娜肯定會跟他同去，他們雖然沒見過幾次面，卻像前世已約定好了似的，相信任何艱難都不能阻止她的決心。

他的思緒從明眸皓齒的安娜，跳到義薄雲天的郭懷一和病尉遲身上。這趟台灣行歷經波折，還中過黑槍，但結識了安娜和郭懷一、病尉遲，一切都值得了。他想到病尉遲，在澎湖時他就說過，他的俠隱個性，不會加入抗清義軍，更不會跟隨施琅。從病尉遲，思緒過渡到郭懷一，那醞釀已久的大計劃可能就要發動，荷軍人數雖少，但訓練有素、久經沙場，加上人手一桿火銃，豈是只有扁擔、鋤頭的烏合之眾所能撼動！爲了郭懷一這位忠肝義膽的朋友，爲了來台討生活的成千上萬墾丁，他覺得自己有責任促成國姓爺插手此事。可是林道乾的藏金沒挖成，以他的地位哪能見得上國姓爺！即使他們的大哥萬禮，也不過是施琅手下的一個營將！

他不敢再想下去，思緒又壓抑不住，腦海中不由地閃出性情任俠的郭玉鳳來。要是郭懷一失敗，郭家上下無人能夠倖免。他和萬五、鐵燕子等馬上就要返回內地，何不對郭懷一直說，讓玉鳳和他們一起回去？「就這麼辦！」此事在心裡立刻有了結論。

從郭玉鳳，他的思緒又跳到安娜身上，他回味著和伊人邂逅的往事，一言一行、一顰一笑，無不歷歷如繪。要是那天安娜的馬兒沒折斷馬腿，往後的波折就不會發生，相信他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挖出林道乾的藏金，他們萬門有面子不說，國姓爺也肯定會召見他，到時豈不就有機會獻計！如果國姓爺知道郭懷一可以當內應，相信他會出兵取台灣的。

可是這些假設如今都不存在了！挖掘林道乾藏金的事，韃子即將告訴荷蘭人，打狗山一帶將成爲禁地，他也將成爲通緝要犯。三個多月的奔波竟然白忙一場，心裡委實不甘。

他又想到：萬門出了叛徒，把他此行的目的告訴韃子，即使沒有邂逅安娜，挖掘藏金的事也不可能順利，一波波殺手將紛至沓來，像王師爺這等大內高手，武功比他差不了多少，只要派兩個來，就難以應付。看來萬門兄弟變節才是問題的根本，邂逅安娜反而是次要原因了。想到這裡，內心爲之寬慰不少。

思緒中出現了萬門叛徒——他的四哥萬智。記憶中，萬智永遠笑咪咪的，言語風趣，天塌下來都不會皺一下眉頭，可是今天他在船上痛哭失聲！萬智足智多謀，不過他做夢也沒想到，總督衙門的刑名師爺，竟是出身錦衣衛的大內高手！萬四想用天竺攝魂散幫他解套，沒想到卻遭人將計就計，差點釀成大錯，要不是有個潛伏敵營的蕭師和，今天的事將不堪設想。

他又想到四哥萬智說的，萬門投靠韃子的不只他一人。一旦加入國姓爺的部隊，豈不隨時可能和自己的兄弟打打殺殺！戰場上刀來劍往，可由不得自己！他又想：他們萬門投靠國姓爺抗清，大家只是基於對韃子的憎惡，很少有人想藉此建功立業，硬要說有的話，可能只有大哥萬禮。²

這時，他想到郭懷一的大計劃，「是的，郭大哥是個英雄。」又想到他們即將投效的國姓爺，「他更是個英雄！」英雄才會處心積慮地想要成就一番事業，任何犧牲在所不顧。「施琅也是英雄！」爲了功名利祿，不惜反反覆覆。他不禁自問，自己是英雄嗎？是英雄的話，今天的事就不會讓他悸動不已。「我不是英雄。」他迅速得出結論。

他想到那位神秘的王師爺，他面臨生死關頭，仍念著那些沒什麼武功的水手，又故意讓自己當眾把他殺傷，以便回去向上司交差，臨別還向他示警，明顯有惺惺相惜的意思。他在心裡琢磨著：今天那艘船上，到底誰是真正的敵人？他不禁爲之迷惘。以後投靠國姓爺，殺的敵人不論階級高低，恐怕都是些爲了家室、爲了生活、或迫於現實而爲滿清效力的漢人，他可能殺不到一個真正的韃子。

思緒如潮湧般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白天船上發生的事，如夢魘般，一而再地在心中縈繞，震撼著他的靈魂。萬大明並非初出茅廬，也不是沒碰到過凶險，但今天的事卻讓他無法平靜。他竭力掃淨靈台，無奈就是無法安睡，對內外雙修的高手來說，這是極其罕見的事。

不知不覺間，東方已經發白，計算時日，這天是七月二十八日（陽曆九月一日），是他在台灣的最後一天了。按照約定，郭玉鳳將去探聽安娜的消息，如果安娜沒跟隨父親韓布魯克牧師去麻豆社佈道，郭懷一就會來通知他，傍晚玉鳳會帶著他去見安娜。郭懷一說，晌午以前，玉鳳就可打聽出消息。自從萬大明中槍，

² 萬禮因戰功封建安伯。《海紀輯要》卷一：「初，永曆癸巳遣萬年英封賜姓成功爲延平王，成功表讓，爲諸鎮請封爵；永曆以帛詔封甘輝爲崇明伯、黃廷永安伯、萬禮建安伯、郝文興祥符伯、王秀奇慶都伯、張煌言兵部左侍郎、馮澄世太僕卿兼僉都御史，餘各封拜有差。」建安伯南京之役戰死，時爲後提督。

玉鳳和安娜已結為好友，不過郭懷一反對玉鳳入教，所以安娜的行止，必須向教友們打聽。

濃密的甘蔗密不通風，太陽升起後，蔗寮內更加悶熱。這時蛙鼓蟲鳴已然停歇，取而代之的是喧噪的蟬鳴，和此起彼落的鳥雀鳴囀。一夜未能安睡，他的思緒仍在起伏，他想：荷蘭人得到密報後，一定會向郭懷一要人，為免拖累郭家，他得趕快離開赤崁，而且愈快愈好。他已沒有多少時間，如果安娜去了麻豆社，他將立刻搭乘陳石頭的漁船去找他五哥；如果安娜仍在赤崁，他將於晚間去找他五哥；總之，他必須當晚開洋出海，多待一天，就多一分危險。

郭懷一為他準備了一壺水，和一個用姑婆芋包裹的飯糰，並特地用根麻繩把那個大飯糰吊在蔗寮的屋梁上，以免被田鼠、蟲蟻吃了。他取下飯糰，郭懷一的周到、細膩讓他感動，「今天是在台灣的最後一天，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到郭大哥？」他這麼想著，不由地湧起一陣酸楚。「得趕快離開，不能再給郭大哥添麻煩了。」他告誡著自己，甚至和安娜見面，都覺得有些過份。

萬大明的思緒，從郭懷一躍到臉色枯黃、鬚髮微微捲曲的病尉遲周道存，此人願為光復大業效力，但不願參加義軍，更不願跟隨施琅。「能游說他嗎？」萬大明在心中琢磨著，以他們的交情，並非完全不可能，不過這位兄長不受拘束的個性，或許留在台灣更適合他吧？郭懷一的大計劃需要人手，病尉遲將是一大助力。想到和病尉遲也將分手，不能不為之黯然。

思緒如潮起潮落，時間卻像日晷上的影子，緩慢而有序地向前移動，不會因為人們的思緒而加快或變慢。眼看太陽已接近頭頂，萬大明的心情開始緊繃，能不能見到朝思暮想的安娜，很快就見分曉。他個性內斂，喜怒不形於色，但這時也不免顯得焦躁不安。如果郭玉鳳得到的消息是安娜已去了麻豆，他將立即走出甘蔗園，陳石頭的漁船就停在數百步之外。

郭懷一和他說好，日影西移之前，不論郭玉鳳是否探聽出安娜的消息，他都會過來通報消息。中午太熱，墾丁們會找個樹蔭歇息，郭宅距此不遠，從甘蔗園的小徑躡手躡腳地過來，被人看到的機會不大。唯恐荷蘭人已得到消息，郭懷一將一個人前來，即使被人看到，他是大結首，巡視一下自己的甘蔗園，也不致讓人起疑。

日影已經偏西，四周仍無動靜，如果郭懷一走進甘蔗園，他經過處蟬兒會暫停鳴唱，鳥兒也會受驚飛起。他觀望著、傾聽著，習武之人聽力特別好，饒是蟬聲吵得喧天價響，只要有個風吹草動，都逃不過他的耳朵。

「出了什麼狀況嗎？」萬大明自忖：「是不是荷蘭人已得到消息，派兵到郭宅搜查自己？」郭懷一一諾千金，他沒按約前來，一定是發生了不可抗拒的事。左思右想，最大的可能仍是韃子的細作已將他來台的目的密報荷蘭人了。他將寶劍抽出來，置於身邊，預備隨時應變。

□ □

就在這時，約五十步遠的右方，幾隻扯著嗓門叫個不停的草蟬突然寂靜無

聲。「郭大哥來了！」他仍不放心，立即俯身在地，撥開地上的乾草，以耳貼地，朝向來人的方向傾聽。他這一聽，頃刻臉色大變，來人至少有三個！他告訴自己：「大概是荷蘭兵搜索來了。」他把寶劍抄在手裡，預備先發制人，荷蘭人的火銃厲害，必須在開槍之前把他們制服。

隨著甘蔗葉的窸窣聲，萬大明的神經愈繃愈緊，當甘蔗的縫隙中透出一個高大的身影，適才的疑慮才一掃而空。來人正是郭懷一，他後面還跟著兩個人——竟是病尉遲和萬雲龍！

「五哥不是在鐵燕子的船上嗎？怎麼也來了？」萬大明感到不解，他走出蔗寮，正要迎上去，郭懷一沒說什麼，卻率先走進蔗寮，病尉遲和萬雲龍也都臉色凝重地跟著走進去，萬大明最後一個進入，郭懷一示意大家坐下，萬大明不知發生了什麼事，正感到詫異，郭懷一說話了：

「大明，安娜仍在赤崁，玉鳳已聯絡好了，傍晚約在她家附近的芒果園見面。」萬大明正感欣慰，郭懷一的話一頓：「不過還有一件事——」他還沒說出來，萬大明從三個人的凝重的表情，感覺到那還沒說出的「一件事」絕不尋常。郭懷一嘆口氣，臉朝向萬雲龍：

「五爺，您告訴大明吧！」

萬雲龍整整情緒，才淒然地說：「你四哥和王師爺都被鐵燕子殺了！」

「什麼！」萬大明如遭重擊，差點沒法坐穩，他張大眼睛，怒容滿面地問：「鐵燕子為什麼要殺四哥？為什麼？」

「賊性難改啊！」萬雲龍如泣如訴地說出萬四和王師爺被殺的經過：

橫在台江口上的萬雲龍和鐵燕子沈守義，接到郭懷一的通知，叫他們不要阻攔萬四那艘船回航。鐵燕子說他久仰萬四大名，萬雲龍不願和萬四晤面，就上了船尾拖著的救生船，解開纜繩，暫時避開一會兒。沒想到鐵燕子上那艘大船，竟然起了貪念，用燕子鏢出其不意把萬四打傷，又一不做二不休地殺了受傷的王師爺，那二十幾名水手都被剪了辮子，被迫收編……

萬大明靜靜地聽，不由自主地落下幾顆清淚，他的思緒已經麻木，勉強用手撐著，才不致仆倒在地。萬雲龍繼續說：

「救生船離老四那艘船不遠，我遠望過去，覺得事有蹊蹺，等我上了那艘船，老四只剩下一口游氣，他只說了一句話就嚥氣了。」

「四—哥—說—什—麼—？」萬大明的話已無法成句。

「他說——」萬雲龍也哽咽了：「他—說—，他想—他想回家。」

萬大明如遭電殛，淚水奪眶而出，想到一心顧念妻子的四哥，爲了保護自己竟然葬身異域，埋藏心底最深處的一顆種子，已遽然開始萌芽。

（他的腦海中閃出四嫂的身影，記得有次到四哥家喝酒，四哥和四嫂都醉了，四嫂醉眼迷離地望著她，說：「九弟啊！你這般人才，以後不知便宜了哪家姑娘？」他趕緊挪開四嫂的目光，心頭不由地微微震盪……接著腦海中閃出的四嫂逐漸和安娜的身影重疊，隨即四嫂淡出、安娜開始擴大，一些既有的信念，開始從中心位置趨向邊緣……）

萬雲龍繼續說：「我質問鐵燕子爲什麼殺人？他反問我：『我們不是反清復明嗎？韃子的人怎麼不能殺？』這時上來了十幾名鐵燕子的徒眾，我只好假意地說：『沈爺說得對。』我又對鐵燕子說，九弟和老四感情深厚，今晚他上船時，遽然知道他四哥被殺，可能鬧僵，我得先疏通一下，鐵燕子答應了，我才能趕來報信。」

鐵燕子殺人、奪船的事，郭懷一和病尉遲已聽萬雲龍述說過，萬大明初次聽聞，遇害的又是他最親的兄長，自然格外悲痛，經過一段短暫的沉寂，萬大明忽地揚起頭來，對萬雲龍說：

「五哥，鐵燕子殺人奪船，我們應該爲四哥討回公道！」

萬雲龍眉頭皺得很緊，眼睛直直地望著萬大明，過了半晌，才嘆口氣，以顫抖的語氣說：「我趕來通知，就是怕你上了鐵燕子的船，得知老四遇害，會做出火拼的事。我們就要投靠國姓爺，今後大家都是抗清義軍，要爲大局著想！老四變節，被殺也是咎由自取。國姓爺要是知道我們火拼沈太僕的護衛，怎麼投效義軍！」

萬大明默然不語，國姓爺治軍嚴厲，有過從不輕赦，要是火拼沈守義，投靠國姓爺只有死路一條。另一方面，四哥爲自己而死，要是爲了投靠義軍不爲他復仇，怎麼對得起四哥、四嫂？當思緒在兩條岔路上徘徊遊移，心中陡然出現了第三條路……

（這時潛藏心底的種子已開始發芽、長葉，並迅速地茁壯。過去這顆種子只要稍有妄動，就被根深柢固的理念壓制回去，現在壓制的力量已經減弱，自我意識正以驚人的速度滋長。當壓制的力量完全卸除，它轉瞬之間已長成一棵大樹……）

萬大明已決定怎麼做了，他平靜地對他五哥和郭懷一、病尉遲說：「我不投效國姓爺了。」

（他說出這兩句話，剎時覺得天地變寬了，就像他初次從耶穌會會士穆尼閣處聽說地球上有五大洲一樣。）

大家震驚不已，萬大明繼續說：「今晚仍按原計劃上鐵燕子的船，我要親手爲四哥和四嫂討回公道。我不參加義軍，沒人能說什麼。我意已決，你們就不要勸我了。」

萬雲龍對萬大明了解甚深，當年他還是個文弱的小秀才，就敢潛入仇家、刺殺搶他未婚妻的惡霸。如今他做了這麼重大的決定，哪能勸得回來，就沒說什麼。他很想責問萬大明，怎麼忍心離開眾家兄弟，但他練達、仁厚的個性，讓他把話吞回肚裡。

萬大明從五哥的眼神，看出他對自己抉擇的不以爲然，就平靜地對萬五說：「五哥，您是我的再生父母，只要您不許我離開萬門，我就跟您回去，不過爲四哥討回公道的事，一定要做。」

萬五默不作聲，半晌，才幽幽地說：「九弟，你知道火拼鐵燕子的後果是什麼？」

萬大明淒然地說：「四哥爲我而死，我也可以爲他而死。」

萬五長嘆一聲，幾乎以哭調說：「九弟，老四投靠了韃子，已不是咱們的人了，咱們既然要投靠義軍，敵友一定要分清楚。」

「五哥！」萬大明也幾乎以哭調說：「施琅曾經是殺人魔王李成棟的手下，從江南一路殺到廣東，現在就要成爲咱們的統領。四哥投靠了韃子，卻一心顧念著我的安危。誰是敵、誰是友？叫我怎麼說呢？」

萬大明的真情告白，讓萬五默然不語。這時一旁的郭懷一張大眼睛瞪著萬大明，似乎在責問：「這不是我認識的大明！」萬大明並沒避開郭懷一的目光，他平靜地說：「大哥，我不參加義軍，聯絡國姓爺的事，我會請五哥設法。」

萬雲龍滿臉疑惑，不知指的是什麼事，萬大明示意他不必多問，只輕描淡寫地說：「五哥，這事我會詳細說明。」

萬大明轉身拜倒郭懷一面前：「這趟赤崁行最對不住的就是大哥，爲了不再給您添麻煩，今晚我不帶走安娜姑娘，不過短則半年、長則一年，我會回來帶她的。」郭懷一藏在心裡的不滿解除，趕緊把他扶起來，萬大明哪裡肯起，含著淚說：「大哥，小弟現在唯一能報答您的，就是讓我五哥把玉鳳妹妹帶回內地。大哥，您就接受我的建議吧。」

郭懷一知道萬大明心地光明，略無考慮地說：「大明，大哥信得過你，就麻煩五爺把玉鳳帶回去吧。玉鳳不在，我更可以放手去幹。」

或許爲了沖淡凝重的氣氛，病尉遲拍拍萬大明的肩膀，故意以輕鬆的語氣說：「我不是義軍，我幫你對付鐵燕子。」

萬大明搖搖頭：「我四哥因我而死。大哥的好意，小弟心領了。」

郭懷一想起自己的那個大計劃需要個得力幫手，就對病尉遲說：「周兄，你不是韃子追殺的對象，我看就留在台灣吧。」

病尉遲搖搖頭說：「王師爺和萬四被殺，萬大明遠走高飛，陳錦（浙閩總督）一定把所有的罪過推到我身上。我們這些人最好一個不留，荷蘭人問起來才能推得乾淨。郭兄，我還是離開吧！」

萬雲龍聽說病尉遲要離開台灣，就勸他一同回去，投靠國姓爺抗清，病尉遲感慨地說：

「當年在安海大宅當護院，只對老爺一人負責，不受什麼管轄。要是投靠義軍，了不起給我當個把總，到時上有千總、守備、遊擊、參將、副將、總兵、提督什麼的，處處得小心伺候，弄不好還會被拖出去打一頓軍棍。五爺！這個罪我受得了嗎？再說，叫我跟那姓施的（施琅），怎麼跟得下啊！」

病尉遲說得詼諧，聽來卻備感酸楚，國破家亡，這位名震八閩的俠客先是隱身澎湖當雜役，今後不知又將流落何處？萬大明的感受特別深，他也著實捨不得離開這位大哥，起身握著病尉遲的手說：

「大哥，我們去海外吧！」